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53
9 December 1977

CHINESE

第二〇五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 席</u> ：兰普尔	(毛里求斯)
<u>理事国</u> ：贝宁	阿戈利-阿格博先生
加拿大	埃德尔斯坦女士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尔格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希德尔夫人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法富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喀麦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470)

主席：我按照安理会第2052次会议所作的决定，邀请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喀麦隆代表奥约诺先生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代表莱斯利·哈里曼先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谨以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分，要求参加安全理事会专门讨论安理会审议项目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过去曾经对与审议其议程上的问题有关的其他联合国有关机构代表发出邀请。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应当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座位有限，我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洛佩斯女士（委内瑞拉）：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的主席。

我也要祝贺和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基希亚先生在十一月份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们完全同意前面几位发言人的话，他们对基希亚先生上个月在安理会正式会议以及同样重要的非正式协商期间所表现的才干都表示赞赏。

这一年来，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对其所管辖的人民加紧压迫，甚至认为可以不择手段地压制日益增长的反抗。最近在南部非洲发生的严重事件再度特别指出，除了表示惊恐和非难之外，必须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具体的行动。

压倒多数联合国会员国一向认为应当对南非行政当局采取包括各种制裁在内的措施。安全理事会几周以前进行的辩论再度显示出这一点。虽然由于所有理事国都知道的原因，当时不能就更广泛的措施取得协议，安理会的确迈进了一大步，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其中规定，对南非第一次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

(委内瑞拉)

当时，我们表示希望该决定只是联合国朝向最后采取更激烈行动的第一步，我和许多非洲代表团一样，对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保证执行该强制性武器禁运一事的重要性，表示重视。

从那时起，举行了许多迫切的谈判，拟定了安理会今天早晨通过的决议，委内瑞拉代表团对这项决定表示满意，这是配合彻底执行第 418(1977)号决议所必要的。我们也要表示，我们一定会同该委员会合作。

我们深信，成立一个安理会的委员会，来监督第 418(1977)号决议的执行，将有助于核定一项旨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综合性联合国实际行动方案。

主席：我谢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玛丽亚·洛佩斯女士不仅风范优美，并兼有拉丁人优秀的特点、自然的外交才干和不可多得的智慧。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安理会在会议的早些时候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他发出邀请。 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发言。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我要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对通过本决议，设立一个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来监督对南非执行武器禁运的进展情况，表示满意。

我们知道它是一项程序性决议，但我们认为，它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第 418(1977)号决议不可或缺的补充。 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这次发言是我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以来最平和的一次，因为我认为这一步是很好的。在杰出的毛里求斯代表担任主席期间通过这项决议，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以惯有的精神和努力，帮助使该决议获得一致支持。

八月间在拉各斯举行的世界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大会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保证彻底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 会议又建议，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来密切注意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 这两个步骤安理会都采取了，我们感到很高兴。

(尼日利亚)

虽然第418(1977)号决议来得太迟，范围也有限，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还是对它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安全理事会迈向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重要一步。委员会也期望能成立必要的机构，保证彻底执行该决议，毫不延迟、毫不含糊，也不在解释上加以限制。我相信，日后委员会开始工作时，将会妥善地处理解释的问题。

种族隔离政权正疯狂地设法克服和阻挠武器禁运的执行。众所周知，该政权实际上就在第418(1977)号决议通过后的一周里(十一月十一日)发布命令，借以强迫各公司生产和供应武器和战略物资。这显示出该政权已受到压力。然而，特别委员会感到严重关切和愤慨的是，某些跨国公司竟计划在南非制造军事设备。我们正密切注意这种情况发展，希望武器禁运委员会也会密切注意这一点。

十一月十四日，我代表特别委员会，写信给过去向南非提供军事设备、配件或提供制造军事设备许可证的某些国家政府。我强调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的全部规定是极为重要的。

我要向回信答复特别委员会和向安全理事会汇报的各国政府表示感谢。然而，我必须特别指出，某些武器输出国尚未汇报它们所采取的行动，或尚未提供全部情报。

在这方面，我要再度提到安理会十一月四日曾要求所有国家，不论是否是联合国会员国，就它们遵守安全理事会强制性决定而采取的措施提供“最完全”的情报。

我要向安理会保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时，将与安全理事会和新成立的委员会充分合作，确保彻底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

我们衷心希望，委员会将毫不迟延地开始工作，因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已经有许多问题要请制裁委员会处理。

主席： 谢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对我的夸奖。 也感谢他代表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安理会提供的合作。

下一个发言人是马卡蒂尼先生，安理会第二〇五二次会议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开始发言。

马卡蒂尼先生： 主席先生，我很高兴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对你在这个多事的年头的最后一个月和我们相信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将宣布《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的前夕，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务向你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确实，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你——一位久经考验的兄弟和亲密的战友，以你的经验、忠诚和精明干练，作为非洲大使之中资格最老的一位，以及作为众所皆知的对我们的斗争作出积极承诺的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终于似乎准备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行动的时候担任这个职务。

关于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第 418(1977)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这件事在我们共同努力的记录上标志着首先的但极端重要的一页。

我们注意到也非常感激这是你的最近的两位前任，印度的贾帕尔先生和利比亚的曼苏尔·基希亚先生，发挥重大的作用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结果。 安理会在他们能干的领导下，依赖有关各方的政治意志，对几十年来国际社会期待它执行的任务，作出了重大的进展。 你以外交家和自由斗士的杰出才干，帮助我们在今天上午达成了一致决定的目标。 在我们接近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时，这一年里有一段期间，安全理事会将由尼日利亚代表兼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先生主持，尼日利亚杰出的国家元首奥巴桑乔中将最近庄严地承诺尼日利亚不仅要对种族隔离政权并且要对其同谋者采取行动。 我们深信，今天的决定是逐步升级谋求完全排斥沃斯特政权的国际行动上的另一个里程碑。

我衷心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发言。 我们对第 418(1977) 号决议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坚持认为决议的内容太不充实而且来得太晚，比勒陀利亚政权当局的一系列声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不过，就象我们在决议通过的当天说的，

(马卡蒂尼先生)

我们欢迎这项决议因为它可作为基础以便在将来采取更有意义的行动，例如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施经济制裁以及严格遵行内中规定施行的有限度的武器禁运。

关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法西斯的比勒陀利亚当局屡次的行动使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正如今天上午中国代表引用南非国防部长博塔说的话，比勒陀利亚当局公开夸口说能够自给自足和能够确保战争设备继续不断地供应。因此我们坚决认为该决议是对西方国家有没有诚意的最后考验。

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安理会就受理了一些西方国家与南非进行军事勾结的问题，其严重性在我们故主席艾伯特·卢蒂利向整个国际社会和特别是向当时南非武器的主要供应者英国的声明里生动显示出来，他说：

“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政府，特别是那些向这个卑鄙的政权直接地和间接地提供援助的国家和政府，我说：丢开你们的虚伪和欺骗；宣布你们是站在压迫者那一边如果这是你们的阴谋的话。只要你们积极支持我们国土上的暴虐政权，就别想我们会受你们虚伪的声明的蒙骗。真正的考验是看你们对于不向南非供应武器这个原则所持的立场。任何关切的表示，对于不公正的事高唱任何陈腔滥调，都不会使我们满足。真正的考验在于采取行动——在于采取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

上述的声明是卢蒂利酋长在一九六一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发表的。后来，他在我们坚持认为是而且不久将会证明是离奇的情况下被暗杀了。特别是现在，自从史蒂芬·比科案件发生以来，世界各地已较能相信有关种族隔离政权干出的残酷罪行的报导，所以我们不久就会证明艾伯特·卢蒂利，一个有声望的人物，不是被火车撞死的。我们一直在调查这个案件。我们仍认为他是被杀死之后再放在铁路上的，因此就可以宣布他是由于火车失事而被撞死的。

重要的是回顾卢蒂利发出那个呼吁以来，尽管联合国大会通过无数决议和一九六三年安全理事会通过自愿武器禁运决议，各方仍然采取了许多的行动以经济合作外交合作、军事合作、文化合作和核子合作的方式来支持和卫护种族隔离。当种

(马卡蒂尼先生)

族主义政权在疯狂地加紧武器竞赛，为大规模地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作好准备时，一些西方国家也正在加紧运送各种精密的军备和提供制造武器的许可证以确保该政权能够自给自足和使种族隔离常存下去。这个独一无二的种族主义制度和超级剥削的工具现在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种勾结的规模是如此巨大，而鉴于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向新纳粹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军备，使其能展开大规模毁灭行动，因此这些西方国家将来在这种浩劫之后举行的可能是南非的纽伦堡大审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逃避被判决为第一级同谋的命运。这个办法就是通力合作使根据今天上午通过的决议设立的监督委员会能成为彻底有效。虽然这样不能完全免除他们被指控与种族隔离政权罪行进行有系统的勾结的罪名，我们认为这可以作为减轻罪状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加以在多数的情情况下，那些协定是以前的行政当局和政府而不是今天派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的各行政当局和政府签定的。

我们强调有必要规定明确的和有意义的职权范围，我们希望把这个职权范围给予决定要设立的委员会，因为我们过去曾受这些有罪的西方国家的蒙骗，他们善于玩弄两面讨好的伎俩。我们可以引证许许多多的例子，包括一九六三年自愿对南非禁运武器的决议，在这之后，种族灭绝武器仍然公开地或在暗中未减分毫地继续供应，尽管我们抗议和谴责，它们不是否认就是用常在一些西方集团里听到的那种说法来辩护——例如：如果我们不这样作，美国人会这样做的；如果我们不这样作，德国人会这样作的，等等。

我们受欺骗的最重要的例子是关于对伊恩·史密斯政权采取的措施。现在我要对今天早上我听见的若干代表的发言表示我们的失望，他们声称制裁罗得西亚委员会已立下了一个先例。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要把制裁罗得西亚委员会作为准则的话，那只有在我们同意它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漏洞，根本无意使其有效的情况下，才可以如此。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话——因为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终于开始认真了——我们希望，我们应该确保对于制裁罗得西亚委员会所发现的

漏洞不在计划成立的委员会里重复出现。当制裁罗得西亚委员会成为一个不公开的委员会时，其决定都是基于协商一致的方式，因此该委员会从头开始手脚就被绑住了。让我们坦白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的原则等于给所有成员都有否决权。委员会举行不公开的会议，在我们看来，也使有罪的当事者能够继续进行他们的欺骗和暗中同谋的政策。

如果有人觉得我们过分悲观的话，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所致。通过第418(1977)号决议之后安理会成员国所表现的急迫感，仍然使我们感到鼓舞。一致通过今天的决议，其目的在于设立委员会以审查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的严格执行情况，这确实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件事一方面同沃斯特政权加强镇压行动而另一方面同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南非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抗行动恰好同时发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次安理会的西方成员国有意使这个延误的和有限度的强制性武器禁运生效。

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等到安理会要确定这个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时，大家能全体一致保证不致重复制裁罗得西亚委员会所有的缺点。为此目的，我们希望计划设立的委员会将召开各种领域的专家参加的公开的公听会和以投票方式作出决定。我们仍认为，这将有助于确保对西方国家舆论的教育工作，因而使那些深信并承诺迫切需要在所有方面排斥南非政权的人的立场巩固起来，就象国际社会响应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包括著名的人物如罗斯福总统的呼吁，排斥希特勒纳粹政权一样。

最后，为了支持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大使代表四十九个非洲会员国发言时所表示的立场，我要吁请安理会各成员国考虑立即采取行动，以便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政权施行经济制裁并把最近通过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扩大到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因为大家都知道而且南非的法律和军事专家也证实，石油是战略性产品。谁也不能否认只要和等到安理会作出适当决定，协助遏止南非和罗得西亚对和平和国际安全构成的威胁时，这两个政权在南部非洲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所用的飞机、坦克和其他载运工具很快就会被迫停飞和停开了。

主席：谢谢马卡蒂尼先生对我的夸奖。

贾帕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印度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你担任安理会十二月份的主席，并要特此向你祝贺。以你的丰富经验、外交才能和各方面的关系，我们绝对相信，在你的指引下，我们艰巨的讨论定能取得圆满的结束。你对非洲事业的忠诚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今天早上，在你担任主席的期间，安理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对南非的武器禁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目前，安理会显然没有人会支持南非。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武器禁运这种措施，是否象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马卡蒂尼先生所说的那样，失之太轻和来得太迟。

当然，强制的武器禁运对种族隔离的政策很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反而会助长荷裔南非人的决心，以更为狂热的态度来执行种族隔离；但是，我们认为，这不是贬低武器禁运的意义的充分理由。我们认为，武器禁运只是安理会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执行全盘行动方案时必须采取的强制措施的第一步，目的是要消除种族隔离，使南非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的人权、民族权利和基本自由。

目前，安全理事会只是确定，南非取得武器是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引起问题的不仅仅是武器的取得；我们极力反对的是南非需要武器的目的和这些武器的用途。这些武器正用来维持安全理事会决心要废除的种族隔离政策。

如果武器禁运不能使我们接近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将考虑其他方式的行动，例如实行多几种禁运。我们在考虑采取可能必需的进一步措施时决不能忽略了我们的最终目标。

根据这种长远的观点，我国代表团同意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强制的武器禁运是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当然，委员会充其量只能做到履行它本身的职务，但安全理事会则不止是这样，它应经常注意，我们目前执行的各种措施在消除种族隔离方面究竟取得多大的进展。

我们期望秘书长向所有国家索取有关它们按照第418(1977)号决议规定所采各种行动和措施的全部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交给已经成立的委员会。委员会不但要审查这些资料，而且也要审查它自己从会员国或者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有关违犯武器禁运的控诉的所有其他资料，然后向安理会作出建议。

对于委员会的工作和职司，有人已表示过意见。我们认为，委员会应按照安理会的议事规则来办事，但是，鉴于委员会工作的特性，只要取得协议，就可以作出某些变动。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最后还要正式对你的前任者，安理会上月份的主席，利比亚代表的优异工作向他致敬。

主席：谢谢印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十二月份的主席。我们深信，在你的英明和能干领导下，安理会的工作一定会成功地向前发展。我要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崇高的敬仰，在未来的一个月內，我们一定与你充分合作。当然，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本月份的主席由一位非洲的兄弟来担任，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和我们的大陆是密切相关的。

我也要衷心地感谢我们安理会的同僚就我当十一月份主席一事，对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讨论安理会十一月一日通过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这个问题即使是一个程序问题，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里，我也不必细说，反正，安理会通过了第418(1977)号决议，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行动，因为，这是联合国第一次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一个会员国采取行动。

这不是一个轻率的行动。武器禁运的问题已经谈了很久；对于要求实施强制性禁运的决定，安理会是深知其影响的。现在，决定已经有了，先例已经开了，我们就一定要保证禁运得到适当的实施。如果让禁运失败，对联合国的害处是很大的。而且，禁运之所以需得到适当的执行，首要而又实际的理由是：我们正设法制止南非的侵略。过去几年来，南非对邻国的作风是专横的、挑衅的。沃斯特政权这种一贯挑衅的作风很可能会使南部非洲的地区爆发大战。因此，必须剥夺南非推行侵略行动的工具。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实施就是朝向实现这个目标，朝向维持非洲的和平与安定的极重要的一步。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我们确信，安理会每一个成员国都同意必须尽早有效地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这将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认识到我们在执行这个禁运时将会遇到种种困难。安理会以今天早上通过的决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它授予必要的权力，来监督禁运的实施，提请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注意可能发生的违反情事。秘书处也一定会成立适当的机构，来执行各种必要的工作，向委员会提供服务。

联合国早就有一些实施禁运的经验。我们必须学习成败这两方面的经验。

我们大家都知道，根据一系列的决议，特别是第253(1968)和277(1970)号决议，安理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执行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所施的制裁。我们也知道，后来又成立了一些机构来帮助这个委员会执行它的工作。

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该委员会的成就不大。它原来的职权就非常有限，而且从来没有好好地扩大过。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热诚勤劳。不过，委员会没有真正拥有过它所需的权力，因此，不可能把工作做好。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因为，我曾经在一九七六年担任过该委员会的主席。

该委员会在实施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方面只能发挥相当消极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委员会无法阻止主要的商品和武器流入史密斯非法政权。大家都知道，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石油一直是通过跨国公司在南非的分公司流入南罗得西亚的，从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最近的刊物中可以看出，重要的武器系统，包括飞机、直升机和坦克通过种种不同的渠道运至这个非法政权。

上面这些事实显出了我们今天上午讨论这个议程项目9以来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我们必须确定，为了对南非执行强制性武器禁运而成立的委员会一定要比为了对南罗得西亚执行制裁而成立的委员会更为有效。

我们正处于危机不断恶化的局势，南部非洲在交战状态，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撕破了通情达理的伪装，它比史密斯政权危险得多了。它正在建立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一个非常强大非常好战的国家。它执行侵略的扩张主义政策，企图挽救复灭的种族隔离制度。沃斯特政权将因为受到四面包围而采取越来越厉害的侵略行为。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但是，为了推行目前的政策，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定要购买外国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南非是绝对需要依赖国外的军事供应的。和某些国家当前的言论相反，南非不能够供应本国的军事需要。理由很简单，它在经济上就是没有这种能力。根据比勒陀利亚的最新国防白皮书称，沃斯特政权的军事预算有百分之五十五花在外国采购上，美国一些研究也指出，过去几年来，南非花在外国武器和军事设备的开支每年超过了10亿美元。这样，开支说明了南非是极度依赖外国的供应者的。

安理会的理事国必须认识到，南部非洲的军事局势已处于高度危险的不平衡状态。南非已经拥有惊人的军事力量。它的邻国是贫穷的，在军事上是脆弱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现在拥有大批各式各样的现代武器。如果我们继续让武器卖给这个政权，我们将招致灾难。如果我们不能实施新的武器禁运，不能阻止武器流入南非，那么，我们就等于怂恿沃斯特先生推行日益侵略性的政策。南非已经企图侵略安哥拉，已经攻击赞比亚，并且向史密斯政权提供用来进攻莫桑比克的武器和石油。

国际大家庭再也不能白白地等待。我们都知道，沃斯特政府拟定了一个“前沿防卫”的侵略政策。对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采取等着瞧的态度是极其危险的。我们知道它将来会干什么，而且，只要它一动手，要控制南部非洲的冲突就会比原来困难得多了。我们不能等到马普托遭到了首次空袭才采取行动。我们也不能等到卢萨卡或罗安达遭到了空降突击队的首次攻击才采取行动。如果现在就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拒绝向南非政权提供新武器、新技术和备件，那么，它至少要再三考虑之后才从事这种冒险行动。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来，比勒陀利亚显然相信，它可以利用军事上的优势对邻国实行惩罚。我相信，安理会的理事国多少都同意局势是危险的。我不打算讨论南非的内部情况和对黑人多数的压迫政策，因为其他同僚已谈得相当详细了。

第418(1977)号决议规定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并且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来保证强制性武器禁运的执行，对此，某些圈子和一些国家显然是不太高兴的。它们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指出，安理会在一九六三年已要求对南非实施自愿的武器禁运。安理会提出这个要求以后，各国就各自成立机构来执行本国对南非的禁运。据称，总的来说，这个制度实行得不错。这些理事国又特别声称，西方的主要武器生产国都严格遵守了一九六三年的禁运，并且已经停止了运往南非的武器和设备。根据它们的看法，目前根本无需另设一个联合国机构，因为，个别国家在一九六三年以后设立的机构就可以相当有效地执行强制的武器禁运。

这种看法的毛病是，自愿武器禁运一直没有多大成果。事实上，不久以前好象就已经失败了。首先，我们已有明显的证据。南非政权每年花数亿兰特采购外国的武器和设备，这些都是有真凭实据的事实。我们只要看一下每一年的国防白皮书，就可以知道这些采购多年来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权威性的消息也证明，这些钱是花在外国武器上的，特别是花在来自主要西方国家的武器上的。一些知名的军事和贸易资料来源也公布了南非军火库中一些主要武器的目录，从这个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十年内，也就是远在实施自愿禁运以后，南非获得了许多现代武器系统。

因此，初步的证据有力地证明了一九六三年的禁运受到了普遍的违反。假如供应国没有违反禁运，南非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武器的。

最近几个月，又透露了一些新的和详细的证据，证明一九六三年的禁运已告失败。在七月份美国众议院非洲小组委员会的听询会议上，一名专家证人证实在一九六三年后有大批武器秘密售给了南非政权。其中包括数架飞机、直升机、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该名证人又说，上述的武器是通过只有少数政府官员和一些国家的武器交易商知道的渠道运抵南非的。

在七月二十九日向非洲小组委员会提出的证据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它比关于经常违反一九六三年禁运的指控还来得严重。据这位证人称，违反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是连续不断的。正因为这样，南非能够有一个大型的“秘密”军火库，该名证人又说，实际上南非政府在非洲已取得了绝对优越的军事力量。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因此，从小组委员会上所提出的证据看到，南部非洲的军事不平衡，是武器供应国普遍违背一九六三年禁运的直接结果。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希望第418(1977)号决议能获得诚恳、全面和有效的执行，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象安理会今天早上所决定的强大、有效而适当的机构。我们认为，只有这种办法能够保证禁运是按照国际大家庭和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利益执行的。

主席：谢谢利比亚代表对我的称赞。

基希亚大使除其他事项外，对我们今天设立的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并向我们提供了他作为制裁南罗得西亚委员会主席的个人经验。

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人要发言。我现在以毛里求斯代表的身份发言。

继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通过第 418(1977)号决议，其中决定普遍地对南非实施强制的武器禁运以后，我们今天又通过了此一决议草案。我们今天刚设立的安全理事会制裁委员会将担负的任务，是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为了实施武器禁运，该委员会一定要取得安理事各成员国以及所有国家（不论是否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全力合作。

我深信秘书长一定会按照本决议执行部分第 3 段的规定，尽其所能使《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施行获得最大的成功。

本人欣悉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先生主张制裁委员会应从速开始工作。

我国政府坚决支持第 418(1977)号决议，并一定同制裁委员会全力合作，来履行其伟大的职责。

我现在继续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

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的好朋友艾弗·里查德大使提到我今天早上的发言时语多冷嘲热讽之词，对此我要作出答复和更正，以正视听。

第一，理查德先生说我的发言花了三十分钟，而且全是在缅怀旧事。事实上，我的发言还不到二十分钟。我一向以为英国友人以精确见称，理查德先生为什么要夸大我发言的时间呢？难道这是为了要跟上欧洲和其他地方蔓延的货币通货膨胀

(沙特阿拉伯)

吗？我说他的话冷嘲热讽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我曾谈到，在麻醉药品公约生效后，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可是私运麻醉药品的情况依然遍及全世界。这些话并不单是针对英国讲的。

可是看看理查德大使的谈话记录就可以知道他误解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讲话，以为我是在针对英国。我是在讲到私运武器时讲到私运麻醉药品的，因为各国政府全部反对麻醉药品。

同样地，安理会出于好意，通过了决议，设立一个委员会以监察运往南非的武器，这是值得赞扬的。我完全同意我亲善的印度兄弟兼同事今天下午的发言，他的大意是说，这是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能够从安理会方面获得的最大协议。

因此，理查德大使不能因为我根据个人经验引述了一些例子，就说英国人不想输出武器因此证明了他们多么尽力地在那里执行规定。这些话是指我在埃塞俄比亚大使对我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武器来源，同墨索里尼进行战斗，那该多好呀”的时候所说的话。由于我在伦敦市很活跃——不是在军火工业或出口方面，而是在与化学有关的事项方面——我碰巧认识一个人，他要卖掉一些剩余的希腊军火。他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把这个消息转告埃塞俄比亚大使，他又把消息转告已故的海尔·塞拉西陛下。

为了澄清起见，我那时还忙于红十字会工作，并济身讲台上为埃塞俄比亚人筹款。这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一项工作，我相信英国红十字会也参与其事。我不知道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也在台上。她告诉我说，张伯伦先生正同他在罗马的嫂子通信。顺便提一句，她那时一定是英国政府和墨索里尼之间的一道桥梁。这并不希奇，如果我们再回溯到维也纳会议的时代，我们知道的人物有斯图尔特一家、有利物浦勋爵、有卡斯尔雷和当时发生的事情。有些人利用他们的女性朋友作为桥梁。例如我们知道萨冈公爵夫人在政治上扮演过一个角色；她是梅特涅的女友，并且几乎兼为他的情妇。这也并不希奇。据说张伯伦写信给他的嫂子，要她告诉墨索里尼，只要他不同希特勒结成同盟，英国政府将不过问他在非洲的所作所为。

(沙特阿拉伯)

引述我个人的经验不是胜于阅读书本吗？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时期，我为什么要从书本上去了解那个时代呢？难道这样做有错吗？

我想理查德先生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还没有出生，如果那时他已经出生，他也只不过是母亲襁褓中的婴孩吧了，难道要我只谈他能够谈论的那个时代的旧事吗？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婴儿。可是不能因为他是婴儿、不能证明我的话，而把过失推在我身上。虽然如此，这样并无损于我们的友好关系和我对理查德先生的友谊。

有一次当我也是在本安理会上就另一问题——我无意增加麻烦，引述当时这件事——发表意见时，他说我正在进行听起来好象是反闪米特主义的工作。我在翌日行使答辩权时不得不提醒他：一个闪米特人怎样能够同时又是一个反对闪米特人的人呢——因为我正好是个头号的闪米特人。

我认为这种冷嘲热讽不能见容于安全理事会。我说，一个监察委员会，无论如何有效仍然可能无法制止私运武器。我说这话是对于情况的一种认真的分析。我从过去的史迹中列举了几个值得再次提出的实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卢森堡。战时卢森堡是个中立国，它曾向协约国法国和英国也曾向轴心国德国和奥地利销售军火工业所必须的钢铁。不单战前战后如此，战时亦如此。卢森堡国内靠这一种买卖赚钱的人并没有受到协约国或轴心国的阻止。

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这是很温和的说法），尽管我们赞扬安全理事会作出努力，寻求一个共同的协议，保证没有武器运往南非，可是这种努力还是无效的。这不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过失这纯然是因为钱财终必取得胜利；用一句比喻来说，人们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拿撒勒人耶苏在二千年前说：没有人能伺候两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重视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能同时作上帝的忠仆，又作金钱的奴仆。我想钱财仍然受到崇拜。不要以为仅只止欧洲而言，在我们阿拉伯地区以及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我不想引起任何人的误会，以为我在诬蔑我的英国友人。其实我非常仰慕和尊敬他们。

(沙特阿拉伯)

我也不是要规劝我的非洲兄弟。我对他们很坦率。大概我的话开罪了其中一些人，我曾说：掌握权力后务当谨慎，不然，不懂得搞工业、搞矿业是很容易给人推翻的，他们在这方面的无能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聪明智慧，而只是因为他们缺少经验。

坦率的态度难道不能见容于联合国吗？不能见容于安理会吗？难道我们要用陈词滥调来加以掩饰吗？我今天早上说过，已通过了三十项关于裁军和有关问题的决议草案——全是陈词滥调，讲得太多，做的太少。在莫斯科、华盛顿和其他地方，人们以笑脸相迎。他们假装友善，讲求缓和。可是他们却不断地进行情报工作，互相颠覆，要不是在他们本国进行，就是在属其势力范围的国家进行。

我指出这些事情有错吗？会开罪任何老实人吗？我们是不是怕我们的所谓领袖？恐怕其中有些人无意中欺骗了他们的人民。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就要高声疾呼。我无所顾虑。难道要我玩墨守成规的把戏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墨守成规的作法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难道我们不该勇于革新吗？我们不该利用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并且勇于有过则改吗？如果是我错了，我一定勇于改过的。

如果我的发言有时显得查根问底，那是因为我希望较年青的一代比我们这一代保有更多的创新精神，我的用意就是这样。

作出这样的澄清之后，我相信代表理查德先生出席这次会议的英国代表一定会转告理查德先生，我非常尊重和仰慕他；可是天哪！要是他要进行冷嘲热讽，我想我正是他的好对手。

主席：安全理事会前任主席之一——印度大使贾帕尔先生——有一次说过，对巴鲁迪大使的发言表示意见以前，最好先阅读一下原文。我不是为英国代表辩护，可是理查德大使只是即席发言，没有经过仔细考虑，我想他完全无意开罪巴鲁迪大使，因为巴鲁迪大使获得我们大家的尊重。巴鲁迪大使从他丰富的经验中引用的轶

(主席)

事和他的坦率态度，一向是启发和指导安理会成员国的泉源。

法富特先生(联合王国): 主席先生，我相信我国大使一定会对你刚才的讲话表示感激。沙特阿拉伯大使素来知道我国大使对他很尊敬。理查德先生发言时绝对没想到要劳动巴鲁迪大使在今天再一次向安理会发言。

主席: 安全理事会对南非问题的现阶段审议工作到此结束。

下午五时三十分散会